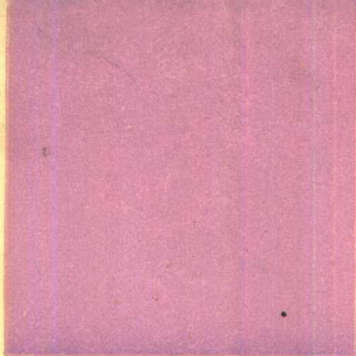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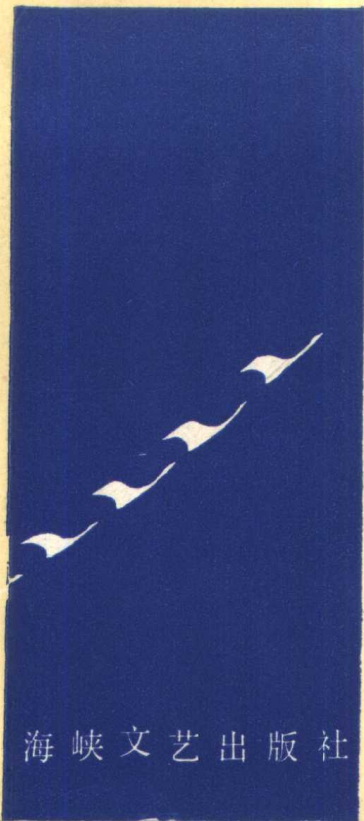




晨曦集

蒋元明



海峡文艺出版社



晨曦集

• 蒋 元 明 •

海峡文艺出版社

晨曦集

蒋元明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5.222印张 2插页 80千字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45

书号：10368·126 定价：0.90元

序

蓝翎

文艺战线上有一个颇值得思索的奇特现象——其实也没有什么难以思索的，大概用不了多少话就可以说透，只是我不想在这里说——几十年来，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电影、曲艺等选集不知出了多少，但是，能够代表一定时期的杂文创作情况的选集，却未见出版过，虽然个别作家的杂文集曾经出版过有数的几部。一九五六年，中国作家协会编过一套解放后的文学创作选，其中杂文是同特写、散文合在一起的，入选寥寥，聊备一格。此后更加冷落。时间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后，一九八三年，中国文联决定编选大型丛书《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竟破天荒地单独列卷，这实在出乎写“小杂文”的意料之外。仅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一卷，就准备选入近百万字。尽管

是第一次敬陪末座，杂文也形成了一“界”，足见其有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

杂文在一些报刊上，特别是在文艺刊物上，只是处于配角的地位，可有可无，时有时无。可是现在把配角集合起来，也居然是浩浩荡荡的队伍，硕果累累，使摇头派无可奈何了。五十年代中期，曾讨论过“杂文和危机”，结果是“危机”并未消除，接着来的是杂文作者的灾难。六十年代初期，杂文曾一度再兴。不久，“十年动乱”使杂文遭劫更惨，甚至有的作者为之付出了生命。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鲁迅播下的战斗精神的种子，证明仍为革命所需要，为人民所需要，为历史所需要，也为继承鲁迅精神的作者所需要。如果根本不需要，为何历经大难而不死？又为何有更多的青年作者出现？他们虽然不曾有过“余悸”，而为了“安全”起见，也似乎应从前人的“余悸”中接受点“预悸”的“教训”。要是为了追求个人名利，远不如从事其他文学形式的创作更有“油水”。我觉得，新起的年轻的杂文作者的可贵处正在此。他们全不管这些，“初生牛犊不怕虎”，是“战斗的

小伙伴”。如果时时存悸，处处戒备，干脆去干别的，何必来弄杂文。

鲁迅先生写过小说，而新起的小说作者，竟有颇不以鲁迅的小说为然的，“过时了”。鲁迅先生写过诗——新体与旧体都有，而新起的诗作者和诗论家，竟有对鲁迅颇不尊重或者很少读鲁迅的书的。鲁迅先生没写过戏剧、电影，所以，从“实用”出发，新起的从事戏剧、电影工作的，对鲁迅知之甚少的并不少见。鲁迅先生是杂文的开山祖，新起的杂文作者不尊重鲁迅的则尚未听闻，大都一开始就把鲁迅的书当着经典，认真攻读，从中汲取精神的和艺术的力量，从而证明了他们是在鲁迅精神的影响下继承杂文的战斗传统的。鲁迅精神直接影响着杂文作者一代一代的出现，杂文创作对鲁迅精神的继承，比起其他文艺形式似乎更直接更明显，这大概也可以算作杂文创作的可贵特点之一。

杂文作者的队伍大体是老中青三代。解放前几十年出现的都已是老前辈；五六十年代出现的大都人过中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的最年轻。正因为新出的一批作者年轻，思想

活跃，精力旺盛，创作成绩也就特别值得注意，当前报刊上的多数杂文出于这批作者之手，杂文创作要更加繁荣，希望正寄托在他们身上。然而，他们远没有小说、诗歌、戏剧等部门的青年作者那样受到重视和培养，散兵游勇，各自为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连一次读书会也没办过，更谈不上有什么刊授、函授、训练班、讲习所和评奖了。一般读者讲到其他文学艺术的作者，可以说出一大半的名字，有几个知道写杂文的也算作者？我们一讲到鲁迅的杂文就肃然起敬，而对现在年轻的杂文作者如此冷落，总不能说是正常的现象吧？但是，他们不抱怨，不自卑，不自弃，仍然是默默无闻，自强不息，遵循党指出的方向，沿着鲁迅开创的道路，为真善美呐喊，向假恶丑进击，只求给建设精神文明清道，并不希望在道旁留下什么“纪念碑式的作品”。这又是年轻作者的可贵处。

蒋元明同志是近几年才开始从事杂文创作的，属于最年轻的一代。他去年出版了第一本杂文《嫩姜集》，紧接着又编出了《晨曦集》。短短几年，能写出两本书，那勤奋是可以想见

的。蒋元明同志写杂文的初衷是出于工作的需要，因为他调报社后被分配在编杂文的工作岗位上。而这个岗位于二十多年前初次确定后，就是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鲁迅的传统，提倡新的“花边文学”，这在当时是起了带头作用的。虽然此后风风雨雨地经历了若干年，但直到今天，仍然坚持着、发展着。我有幸曾在这个岗位上站过第一班岗。依我的体会和观察，解放后杂文的复兴，是党的“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是在党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关怀过问下兴旺起来的，并不是杂文作者自发地出来充当“干预生活”的勇士。更不象有些人所误解的那样，杂文是专门挑社会主义毛病的，因而怀疑作者有“二心”，是“异端”。如果没有党的提倡，肯定出不了那么多杂文，出不了那么多新的作者，也不会有即将列入《中国新文艺大系》的杂文选。因此，在讨论到有关杂文创作的诸问题时，如果忽视了这一点，那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我还有另一点体会，一个杂文编辑能够成为一个杂文作者，也是很自然的，合符逻辑的。为了编好杂文，必须认真读鲁迅的书，同

时从老一辈作者的文章中学习，从和同辈的研讨中学习，积染成习，写起来就方便得多。别的工作我不敢说，如果编杂文的不会写杂文，恐怕是难以把杂文编好的。这一点蒋元明同志比我体会更深，他正是努力向着这条路前进的。在《嫩姜集》的后记里，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自己曾经站过的岗位上，看到了新的同志更加忠于职守地站在那里，哪怕自己过去没有能够尽到责任，也是非常高兴的。

蒋元明同志对青年问题特别关心，他的《嫩姜集》和这本《晨曦集》，相当一部分文章是谈青年问题的，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好象是朋友们对面谈心，或建议，或批评，或规劝，或微讽，意在使他们有坚定的信念、美好的心灵和顽强的干劲，从而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社会上对青年不满的人不少，冷眼旁观的人不少，但说几句气话，翻几下白眼，究竟无补于事。一个杂文作者如果也如此，那他的文章是不会给人带来暖意的。杂文只有用自己火热的心，才能温暖青年读者的心。蒋元明同志的杂文所以能受到青年读者的欢迎，甚至有人主动写信向他说出心里的话，就

是以心换心的结果。绷着面孔教训人的文章，在生气勃勃的时代是没有前途的；以青年的代言人自居而什么都想突破的文章，最后也将失去知音。《晨曦集》多写于晨光稀微时，正象当时的空气一样，是清新的，使人清醒的，呼吸了定会精神爽振。这正是时代所需要的杂文。

蒋元明同志将第一本书题为《嫩姜集》固是自谦，但民间有言：“姜是老的辣”。嫩姜达不到老姜的味是自然规律，而今年的嫩姜必然是明年的老姜也是规律。如果把《晨曦集》也列为嫩姜阶段，那么，往后似应逐渐老起来。所谓老姜，不是指思想的老化或世故圆滑，而是对人情世态的更加洞达，文字技巧的更加成熟，看起来更有杂文味，既是思想的启迪，也是艺术的欣赏。元明同志于此尚有未达处，故不可以嫩而自慰也。

有人说写杂文很难。依我看，写杂文虽然有难处，但更难的不在于写杂文，而在于文行是否一致。写一篇杂文，实际是给自己增加了一条行动的约束。比如说吧，写杂文批评起不正之风来头头是道，如果作者的行动恰恰落入了自己批评过的陷阱，那岂不是也成了杂文的

题材？所以对于写杂文的来说，实在是自找苦吃。而从另一面看，又何尝不是对自己人格的磨炼？古人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我以为，这话太好，直接道出了文章成败的关键，尤其是杂文的创作。鲁迅杂文的所以永远不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人们常说：序跋无格。既然无格，我就信手写来，无非借题发挥，算不算序，且不管它。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日

目 录

序——蓝翎

价值的算法	1
“人的价值”该怎么算	4
先要看得起	6
朝着太阳奔去	9
自学成才的朱元璋	12
订书匠成才	15
一个“诗人”的教训	17
“窃书”者戒	20
不妨来点“闲读”	22
开卷未必都有益	24
成才与“誉满全球”	27
好兵不一定都当元帅	30
求学问与求文凭	33

出名之后	37
黄帝子孙当无愧	40
爱国，做人的起点	43
记住，要自尊自爱	47
长城脚下有国魂	51
从不幸中站立起来	54
失恋不失德	57
别一人说了算	64
妻子脾气不好，我该怎么办？	67
有情不在生儿女	71
怎样与嫂子处理好关系？	75
应当父为子友	79
西出阳关	82
革命军的马前卒	86
台上与台下	89
现在与将来	92
近水楼台后得月	95
“你是共产党员吗？”	98
论“争”	101
纠正了一种偏见	104
为富要“仁”	107

靠不住的“只是你一人”	109
假若雷锋还活着……	111
且留清白给子孙	114
挖掘“潜在能力”	116
遗毒乎？	119
“喜”从何来？	120
“一尘不到”的遭遇	122
古装像之类	125
“爷爷考了多少分？”	128
“刀”下有眼	130
不能光看笑脸	132
也说“吃文件”	135
为将之道在于学	138
名人的后代话名人	140
“棍子”后边的“棍子”	143
没有生活最好搁笔	145
莫用广告代评论	147
从一张空白选票谈起	150
《巴山秀才》之路	152
全集应当全	154
杂文的杂感	157

多一些领导者来做杂文家

160

好整以暇

163

后记

172

价值的算法

一件事情，看法有时竟然完全两样。例如，为救一个落水的小学生，一名大学生牺牲了；救活一个掉进粪坑的老农，一位年轻的战士献出了生命。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共产主义风格，值得赞扬。但有人却说，一名大学生换一名小学生，一个青年人换一个老年人，不值。

这种说法，乍一听，象是也有点道理。你想，培养一个大学生比培养一个小学生要多花多少钱？老农快入土了，而年轻人风华正茂，值与不值不是明摆着么！然而，这种最简单的算法，却把最重要的一件东西给算掉了。

一个人的价值，除了看他给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之外，还要看他创造的精神财富。人的身躯是有限的，但精神世界却是无限的。大学生虽然救起的是一个小孩，但他那种

舍己为人的共产主义精神，却可以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灵魂；他虽然死了，其精神品格却将影响更多的人从此象他那样活着。今年初，上海苏州河里发生了一个女青年落水的事，当时许多人在岸上观看，没有一人去救。这时，一个怀孕五个月的女工陈燕飞奋不顾身地跳下水去。这高尚的行为却遭到一些人的讽刺讥笑，甚至有人将她丢在岸上的衣服、提包偷走了。冒着两条命换一条命的危险，而且还丢了衣物，这似乎确实有点不值。但事隔不久，这条河里又发生了一起落水事件。这次情况就完全两样了，同时跳下去的就有好几个人，在岸上的人不仅准备着接应，而且自动将下水同志的衣物看管起来。陈燕飞的行为，不但救了一个落水女子，而更重要的是救了许多精神落水的人，把共产主义精神撒播到他们的心田里，因此才有这样大的变化。

有人曾经这样质问过：精神值多少钱一斤？也有人断言，精神是空的，虚的，还是物质的东西实在，有钱实惠。当这种拜物主义、金钱万能的臭气把人的灵魂熏黑了的时候，就只能出现杀人犯冯大兴这样的“高价”大学生